

忘记呼吸
的猫

著

腾讯名人堂“青春甜宠系”作家忘记呼吸的猫
清新 甜蜜 新作

我的时光里， 满满都是你

| 下册 |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忘记呼吸的猫
著

我的
时光里，
满满
都是你

📖 [下册]



第十一章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

因为有烟火表演，所以中心公园聚集了很多市民，此时顾屿和唐悠然站的地方离烟火燃放点很近，人群也越发密集起来。

“啊——”

“小心啊——”

“救命啊——”

一声声尖叫划破了夜空，唐悠然下意识地抬头朝前面看去，只见人群中，一个看起来喝醉了的人拿着一个碎掉的酒瓶，一边挥舞着一边朝他们所在的方向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。醉汉所到之处，已经划伤了不少人，幸好是冬天，人们穿的衣服比较厚，倒是没有流太多血，但仍造成了一片混乱和恐慌，人们四下逃散的时候，又冲撞了不少人。

顾屿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前面混乱的场面，修长的大手紧紧地拽住唐悠然的胳膊，将她拉到自己身后，道：“小心点，别被他伤到。”

“我……我们到旁边躲躲吧！”唐悠然担心地道。

“好。”顾屿护着唐悠然朝旁边走了几步，眼睛却紧紧盯着那个醉汉。

有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趁着醉汉跌跌撞撞站不稳的时候，直接扑上去将其按倒在地。

醉汉大声地乱喊着，使劲地挣扎。

“快快快，先把他手里的酒瓶抢下来。”人群里有人提醒那几个男人。

有人立马腾出一只手来夺过酒瓶，远远地扔到了旁边的草地上。



“赶紧打110，这人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。”见醉汉手里的酒瓶被扔掉了，周围的人立刻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又有人大喊了一声，于是立刻有好几个人掏出手机拨了110。

混乱的人群一下子恢复了秩序。醉汉被按在地上，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味，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低吼着，围观的人便离他稍微远了一点。

顾屿看着眼前的状况，对唐悠然道：“好像那人被制伏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唐悠然从顾屿身后探出脑袋朝前面看了看，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“吓死我了。”

“这么胆小啊你？”顾屿有些好笑地看着她，摸了摸她的脑袋。

报完警，那几个男人将醉汉从地上拽了起来。

“晃……开我……你们……晃……开我……”醉汉猛地被人拽了起来，胃里一下子翻江倒海般，他摇晃着脑袋，声音含糊地对那几个男人吼了几声，接着便“哇”的一下吐了出来。

“哎哟——”围观的人立刻发出嫌弃的声音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那几个男人没想到醉汉会来这么一招，下意识地松开了按住他的手，往旁边闪去。

没有了束缚，醉汉踉踉跄跄地一边往前跑，一边在怀里摸着什么东西。

“刀！他身上有刀！”有人眼尖地看到了醉汉从怀里摸出来的东西，立刻大吼一声。

“啊——”围观的人立刻四下散开了。

“都给老子滚开！”醉汉挥舞着手中的刀，一边大声吼着，一边在人群中乱撞。

“我哪里胆小了，我这是珍惜生命好吗？”唐悠然冲顾屿做了个鬼脸，抬头往前看的时候，醉汉已经握着刀朝他俩冲了过来。

下意识地，唐悠然一把拽住顾屿的胳膊，使劲拉了他一把，紧接着极其轻微的一声“噗”，刀刺破布料扎入血肉的声音在顾屿耳边响了起来。

“啊——”人群中响起一声声尖叫。

顾屿看见刀扎在唐悠然的左肩，他的心跳都要停止了。

“唐悠然！唐悠然！”顾屿将唐悠然一把抱进怀里，心脏在胸腔中飞快地跳动着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……就是有点疼……”唐悠然只觉得肩膀传来剧烈的疼痛，她忍不住龇了龇牙，倒吸一口冷气。

“快快快，按住他！”有人大声朝顾屿喊道。

顾屿抬头看向醉汉。

醉汉可能没想到自己手里的刀真的会扎到人，一下愣在原地不动弹了。

顾屿咬了咬牙，松开唐悠然，冲到醉汉面前，用力挥了一拳，打得醉汉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顾……顾屿？”唐悠然捂着左肩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一向冷静的顾屿此刻像要发飙了。

“大过年的，你撒什么酒疯？！”顾屿眼中射出冰冷的杀意，看着醉汉。

大概是被顾屿的眼神吓到了，醉汉身子摇晃了两下后，竟然直接跪在了地上，从后面追上来的那几个男人立刻上前将他又按住了。

顾屿甩了甩手，转过身来，冷峻的表情已全部消失，他蹲在唐悠然身边，看了一眼她肩膀的伤口，声音温柔地问道：“疼吗？”

“疼……疼死了……”唐悠然一边龇牙咧嘴，一边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

“走吧，我带你去医院。”顾屿心疼地看着她，伸手想要拉她起来，“烟花看不成了。”

“嗯！”唐悠然眼泪汪汪地点了点头，将自己的手放进顾屿的手掌，正准备起来，蹲在她面前的顾屿竟然毫无征兆地直挺挺地朝后倒了下去。

“顾……顾屿你怎么了？”唐悠然吓得连忙扑到他身前，只见顾屿那俊美的脸庞，此刻一片惨白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他的眼睛紧紧闭着，唇瓣竟然微微发紫。

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周围的人原本还在围观那个重新被制伏的醉汉，听到唐悠然的尖叫声，一个个连忙转过身来。

“哎呀，这小伙子脸上怎么一点血色都没有啊？”

“小姑娘，他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快，快看看这小伙子还有没有呼吸了？”

“这小伙子该不会是猝死了吧？我看最近有好几例这样的报道。”
一直有人在旁边碎碎念着。



唐悠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
“顾屿，顾屿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”唐悠然深吸一口气，凑在顾屿耳边清楚地叫着他的名字。顾屿却双眼紧闭，没有一点回应。唐悠然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。

“顾屿……”唐悠然忍不住鼻子一酸，声音中带了哭腔。她用力吸了吸鼻子，伸手解开顾屿的外套，然后伏在他的胸口听了听他的心跳，原本平稳的心跳声此刻也听不见了。一瞬间，唐悠然的脑中闪过无数念头和画面，最终停留在之前圣诞节她不经意间瞥到顾屿握着的那个写着“救心”的小瓶子上。

如果……如果当时她的怀疑是真的话，眼下顾屿就是心脏骤停了。

也许一个人越着急，反而越能冷静下来，唐悠然深吸一口气，转头冲周围的大人吼了一声：“快点打120。”然后，她快速回想着有关心脏急救的知识。

她记得心脏骤停，如果不能及时抢救，四到六分钟，就会造成大脑及其他器官的不可逆损害，因此心脏骤停后，要立刻进行心肺复苏，而所谓的心肺复苏就是指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。

唐悠然仔细回想了一下做法，立刻忍着肩膀的疼痛把顾屿的身体正了过来，让他平躺在地上，紧接着，她抬高他的下巴，一只手捏住他的鼻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快速将气体吹进顾屿的口中。

唐悠然给顾屿做了两次人工呼吸后，便立刻跪在顾屿的身体一侧，找到他胸骨中下三分之一的位置，一只手叠在另一只手上，十指交叉，做起了胸外按压。

做胸外按压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施救的人必须要保证力道和频率，唐悠然给顾屿按压了几十次后，便觉得自己的胳膊很累了，最重要的是，她肩上的伤口随着她的动作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，疼得她的眼泪一颗颗掉落下来。

不能哭，唐悠然，你不能哭……唐悠然一边做着胸外按压，一边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着。

“小姑娘，你这是干吗呢？”

“这小伙子好像都没气儿了，你还在这儿瞎折腾啥呢？”

“就是说啊，你等救护车来啊，你别自己在这儿瞎搞啊！”

不断有人对唐悠然的做法提出质疑。

唐悠然听着这些话，只觉得心里一阵阵疼，而这种疼的程度超过了她肩膀伤口的疼。顾屿，顾屿，你一定不能有事，你不能这样。

唐悠然眼前一片模糊，她拼命地眨着眼睛，让眼泪不要挡住她的视线，可眼泪如打开水龙头的自来水一样，哗哗地直往下流。

二十八，二十九，三十！唐悠然做完三十次胸外按压，再次深吸一口气，做起了人工呼吸。

胸外按压，人工呼吸。

胸外按压，人工呼吸。

唐悠然感觉自己已经麻木了，仍不停地重复着这些动作，直到救护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，人们立刻让出一条道来，有护士和医生抬着担架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

“请让一让，让一让！”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飞快地冲到顾屿身边，看了一眼一边哭一边给顾屿做胸外按压的唐悠然，伸手摸了摸顾屿的颈动脉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电，照了一下顾屿的瞳孔，又拿起听诊器听了一下顾屿的心跳，转过头对身后的护士吩咐道，“患者还有心跳，快，测一下血压，抬上救护车。”

“好！”几个护士连忙过来将顾屿抬上了担架，其中一个护士飞快地将血压仪绑在了顾屿的胳膊上。

“舒张压40，收缩压76，病人血压偏低。”护士测好了血压，连忙冲医生大声喊道。

“赶紧回医院，先给病人注射……”

医生之后说了什么，唐悠然已经听不到了，在听到医生说顾屿还有心跳和血压的时候，她就腿一软坐在了地上，劫后余生般大口呼吸着，眼泪往外涌得更厉害了。

“小姑娘，你跟我们回医院吧，你这肩膀上的伤也不轻啊。”医生安置好了顾屿，又转过身来朝瘫坐在地上的唐悠然道。

“嗯……”唐悠然泪眼模糊地看了医生一眼，医生赶紧扶她站了起来。

“小姑娘急救做得很到位，不然这小伙子估计已经去了。”医生一边扶着唐悠然朝救护车走，一边夸奖道。

“真的吗？”唐悠然满眼泪水地问道。

“是真的。”医生笑了笑，然后问道，“是不是你们老师讲过这方面的知识？”



“嗯……”唐悠然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“上初中的时候，老师确实讲过，不过那时候小，也没认真听，我是上个月查心脏方面的知识时看到的，没想到今天会派上用场。”

“嗯。”医生点了点头，继续问道，“这个小伙子是你很重要的人吧？”

唐悠然愣了一下，疑惑地看着他。

医生笑了笑，道：“一般人做心肺复苏，五六分钟就很累了，刚才听围观的人说，你跪在地上为那个小伙子做胸外按压，坚持了二十多分钟，而你的肩膀上还有伤……要不是你特别重要的人，我想以你的体力，应该坚持不了这么久的。”

“嗯……”唐悠然听着医生的话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又流了出来，“很重要，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人。”刚刚顾屿躺在地上面无血色的样子真的吓坏她了，她当时特别害怕，万一他就这么死了……她该怎么办……

医生叹了一口气，伸手拍拍她的肩膀，不说话了。

唐悠然跟着医生钻进救护车的时候，外面的天空正好绽放一簇簇璀璨的烟花，火光照亮了夜空，也隔着救护车的车窗照亮了顾屿俊美的脸庞，他安静地躺在那儿，像是睡着了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紧紧闭着，长长的睫毛在眼窝处投下一片淡淡的阴影，那片阴影随着烟花的绽放而出现，又随着烟花的湮灭而消失。

唐悠然转头看了一眼车外的烟花，又低头看了看顾屿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她一只手紧紧地握着顾屿的手，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分别给顾屿的爸妈还有自己的爸妈打了电话。

到了医院，顾屿便被推进了急救室，唐悠然在护士的陪伴下，去急诊科处理了一下肩膀上的伤口。

急诊科的大夫看着唐悠然肩膀上血肉模糊的伤口，忍不住皱了皱眉道：“小姑娘，这伤是怎么回事？按理说，被刀刺伤，伤口应该是一个整齐的切面，你怎么伤口都撕裂了？”

护士连忙抢在唐悠然开口前对大夫道：“人家小姑娘帮一个患者做心肺复苏来着，做了二十多分钟都没停下来休息过，伤口不变成这样就怪了。”

“心肺复苏？”大夫抬头仔细地看了唐悠然一眼，然后从一旁的罐子里夹出一块酒精棉擦在伤口四周，道，“有点疼，小姑娘忍一下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唐悠然便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肩膀传来，她原本已经止住

的泪水瞬间又不听话地流了下来。

“好了，我要拔刀了。”大夫消完毒，将沾了血的酒精棉扔进垃圾桶，看了一眼站在唐悠然身后的护士，用眼神示意她按住唐悠然。

“等等……”唐悠然满眼泪水地看着医生，张了张嘴，倒吸一口冷气道，“不……不给我打麻药吗？”

“你要打麻药吗？”大夫看着唐悠然，一只手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握住刀柄，稍一用力，便拔了出来。

“要……啊——”唐悠然刚点头想说自己要打麻药，肩膀上突然一疼，她忍不住大叫了一声。

“你看，这不就拔出来了吗？”大夫晃了晃那把小刀，然后不慌不忙地一边给唐悠然上药一边道，“我给你敷点儿止痛药，你这伤要好好养，一个礼拜不能泡水，也不能做剧烈运动，防止伤口感染和撕裂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……知道……”唐悠然眼泪汪汪地看着大夫，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……做心肺复苏的那个人，救过来了吗？”大夫拿着针，一边仔仔细细地缝合伤口，一边问道。

“他……”唐悠然迟疑着道，“听医生说，当时救过来了，后来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，他正在急救呢！”

“吉人自有天相，那小伙子能遇到为他做心肺复苏的人，也算是命中有贵人。”医生感慨道。

唐悠然咬了咬嘴唇，没有接话。

“悠悠，悠悠，你怎么样了？”这时，急诊室外突然传来了唐悠然妈妈焦急的声音，同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

“妈。”唐悠然看见冲进急诊室的老妈，眼泪忍不住地又哗哗往下流。

“怎么了，宝贝儿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唐悠然妈妈冲到唐悠然面前，看见她肩膀上的伤口，心疼地道，“疼不疼？悠悠，你疼不疼？”

“可疼了……”唐悠然委屈地道。

“哎哟，好好地去看烟花，怎么弄成这样？”唐悠然妈妈站在旁边看着大夫给唐悠然缝合伤口，心疼地伸手抹了抹眼泪。

“姐！”

“悠悠！”



急诊室又冲进来两个身影。

唐南跑到唐悠然身边，焦急地道：“姐，听说你被人用刀捅了，怎么样了，伤在哪儿，严不严重？”

唐悠然爸爸也奔了过来，关心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你们两个瞎啊，看不见悠悠正在缝伤口吗？”唐悠然妈妈瞪了他俩一眼，气呼呼道，“喊那么大声干吗？万一吓到医生怎么办？”

“哦……”唐南缩了缩脖子，看了一眼唐悠然肩膀上的伤口，然后撇了撇嘴道，“这伤看起来不是很严重，我还以为我姐肠子都流出来了，而这就流了点血……”

“小兔崽子，你有没有良心，你姐伤得这么严重，你还说就流了点血？”唐悠然妈妈二话不说，直接一记栗暴敲在了唐南的脑袋上。

“这点儿血真的不算什么啊，你想想，她可是那种可以持续流血七天也不死的生物啊！”唐南捂着脑袋，委屈地道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唐悠然妈妈皱了皱眉头，没听明白。

“意思就是……她‘大姨妈’啊……”唐南说完这句话，赶紧朝后退了一步，生怕他妈妈又来打他。

“你……”唐悠然妈妈顿时被他气得翻了翻白眼。

医生听见他们的话忍不住笑了，最后，他把线打了个结，用剪刀剪断，道：“伤口缝好了，我给你开点消炎药，回家后一天三次，吃三天。”

“好，谢谢医生。”唐悠然赶紧点点头。

唐悠然爸妈也连忙朝医生道谢。

唐悠然刚缝完伤口，便朝急救室奔去。顾屿爸妈还没到医院，急救室门口空荡荡的，只有急救灯亮着，唐悠然看着那灯，心中忍不住又一团乱。好在他们在门外没等多久，医生就出来了。

“谁是顾屿的家属？”医生摘了口罩喊了一声。

唐悠然爸妈对看了一眼，连忙上前道：“我们，我们都是。”

“这孩子这次是救过来了，下次能不能救过来就知道了。”医生叹了一口气，对唐悠然的爸妈道，“咱们医院在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强，建议你们等他恢复后，去北京看看吧。”

“这……”唐悠然的爸妈愣了一下，一时间没有听明白。

就在唐悠然的爸妈一脸茫然的时候，顾屿爸妈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

“小屿，小屿，我们家小屿怎么样了？”顾屿妈妈冲到医生面前，慌乱地问道。

医生愣了一下，看看唐悠然爸妈又看看顾屿爸妈，奇怪道：“你们到底谁是那孩子的家属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他妈妈……”顾屿妈妈的外套扣子都没系，头发还有些凌乱，她看着医生，几乎绝望地问道，“我儿子怎么样了？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医生清了清嗓子，对她道，“这孩子心脏骤停，好在有人立即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，帮他捡回了一条命，只是他这先天性心脏病，如果不能彻底治好，下次心脏骤停，谁也说不准是什么时候，所以……”医生顿了顿，然后继续道，“建议你们带他去大城市治疗，最好的办法是心脏移植。”

顾屿妈妈听完他的话，腿一软，差点倒下去，好在顾屿爸爸及时扶住了她。

心脏骤停？这么多年，顾屿最多是心绞痛，或是喘气的时候心脏剧烈地疼痛，心脏骤停还是第一次，要是当时顾屿身边没有帮他做心肺复苏的人，也许此刻躺在里面的已经是她儿子的尸体了。

“那……当时给我儿子做心肺复苏的人是谁？我……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……”顾屿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，声音中带着后怕，颤抖道。

医生转头看了一眼陪着唐悠然的护士，道：“她是去现场的急救人员之一，具体情况你问问她吧。”

顾屿妈妈转过头来，看向那个护士。

护士连忙伸手指了指旁边的唐悠然，道：“就是这个小姑娘做的心肺复苏，持续不断地做了二十多分钟，而她自己肩膀上还有伤，就算没有伤，一般人也坚持不了二十多分钟的。”

“悠悠！”顾屿妈妈看着唐悠然，眼泪哗哗地直往下掉，喊了唐悠然一声后，就要朝她跪下来。

唐悠然爸妈赶紧上前一把扶住顾屿妈妈，道：“哎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“这是干吗呢？”

顾屿妈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对唐悠然道：“悠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小屿说不定就这么去了。这孩子从小就有这个病，我跟他爸这么多年一直提心吊胆的，就怕哪一天我们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刚才接到你的电话，



我……我自己的心脏都快要停了……”

“干妈，你别哭啊……”唐悠然一看顾屿妈妈哭得稀里哗啦的样子，自己的眼泪也忍不住了。

“悠悠，你怎么会急救的，是小屿跟你说过他的病吗？”顾屿妈妈拉着唐悠然的手，哭着问道。

“不是……我……我自学的……”唐悠然迟疑了一下，小声道。

“悠悠，你是小屿的贵人啊！”顾屿妈妈握着唐悠然的手一直在不停地颤抖。

唐悠然的爸妈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唐南却突然喊了一声：“顾屿哥出来了。”

所有人立刻将目光转向急救室。顾屿双眼紧闭地躺在病床上，只是脸上看起来比刚才多了一点血色。

“小屿！”顾屿妈妈连忙冲了过去，双手扶在病床的边缘，仔仔细细地看了他一眼，确定他只是睡着了还有呼吸后，转过头来朝医生泪流满面道：“谢谢，谢谢你们……”

“不用谢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”医生连忙朝顾屿妈妈摆了摆手道，“这孩子多亏了急救得及时，眼下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估计明天早上就会醒过来，不过最近一定要注意，不能让他情绪出现较大的波动，等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你们还是去北京看看吧。”

“好，好……谢谢……谢谢……”顾屿妈妈一边哭着一边朝医生点了点头。

“先回病房吧。”医生转头朝护士吩咐了一声，又朝顾屿爸妈点了点头，便转身离开了。

唐悠然爸妈还有顾屿爸妈立刻跟着护士朝病房走去。

安置好了顾屿，唐悠然爸妈又跟顾屿爸妈寒暄了一会儿，便带着唐悠然和唐南离开了。

离开之前，唐悠然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的顾屿，毫无生气，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离开，她咬了咬嘴唇，在心中默默念着：顾屿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

回家的路上，唐悠然的脸贴在车窗上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空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新年第一天，就这样以她的肩膀受伤、顾屿心脏骤停住院结束了。

回到家，因为医生叮嘱了她的伤口不能碰水，所以唐悠然简单洗漱了一下，便去床上休息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唐悠然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了。她梦见顾屿光着脚、穿着白衬衫站在一片草地上，一脸温柔的笑容看着她，跟她说他要离开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她无法控制地泪流满面，拼命地朝顾屿跑去，却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无法靠近他。

唐悠然盯着天花板许久，确定那只是个梦后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翻了个身，脸颊却感到一片冰凉，她伸手摸了一下枕头，湿漉漉的，竟然全是她的泪水。迟疑了两秒，她动作利落地爬起来，穿上外套洗了一把脸，便朝大门冲去。

“悠悠，你起来啦？”听到动静的唐悠然妈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看着匆匆下楼的唐悠然，奇怪道，“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，你平时不是都要睡到中午吗？哎……你要去哪儿啊，不吃早饭了吗？”

唐悠然如一阵风般冲到大门口，一边急匆匆地换鞋，一边朝妈妈大声道：“我去一下医院。”

“现在？”唐悠然妈妈愣了一下，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这会儿才早上六点半。

“嗯！”唐悠然急匆匆地应了一声，便跑了出去。

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说了一声“去人民医院”，然后就茫然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。为什么她会做那样的梦，难道是顾屿出了意外，所以托梦来跟她告别吗？难道昨天夜里他的病情突然恶化，没能坚持到天亮吗？唐悠然越想，越心慌得不行。

不不不，老人们说，梦都是反的，所以顾屿肯定没事。

唐悠然一路忐忑地到了医院，急急忙忙地付了车钱，便一路小跑朝住院区奔去。

等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病房门口，推开门冲进去，看到顾屿正坐在病床上，端着一个饭盒，似乎正在夹里面的东西吃。朝阳透过玻璃窗照进病房，斜斜地在他身上落下一道光影，他苍白的脸颊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影里，一时间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表情。

他俩都愣了一下，随即顾屿回过神来，朝她笑了笑：“唐悠然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你……你醒了？”唐悠然听到顾屿那熟悉的声音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又要掉下来。

“嗯。”顾屿低低地应了一声，一双幽深的眼眸盯了唐悠然一会儿，伸手轻轻地拍了拍病床，对她道，“还傻站在门口干吗？进来啊！”

唐悠然吸了吸鼻子，走进病房，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直直地看着他。

顾屿和她对视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勾了勾唇角，问道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看你……”唐悠然张了张嘴，刚一开口，眼泪便直直地落了下来。

顾屿一下子慌了神，连忙将饭盒放到病床旁边的柜子上，然后拽了一张面纸递给唐悠然道：“别哭啊！你哭什么，我就这么丑吗？都把你看哭了。”

噗——唐悠然听了他的话，一下没忍住，又笑了出来。

顾屿看着她哭哭笑笑的样子，沉默了片刻，薄唇轻启，低声问道：“你都知道了吗？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唐悠然用面纸擦了擦眼角的泪水。

“知道我……身体的情况……”顾屿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转过头去，局促不安地看着窗外。

“嗯……还不是特别清楚。”唐悠然想了想，然后低声问道，“那你，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顾屿转回头来，一双幽深的眼眸看着她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病房里，一时间陷入了沉默。唐悠然直直地看着他，也不催他。顾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却是突然转移了话题，道：“你肩膀上的伤怎么样了？”

“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”唐悠然眨眨眼睛，故作轻松地回答道。

“抱歉……”顾屿放在被子上的手动了动，想要伸手拉住她，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。

“抱歉什么？”

“没有保护好你。”顾屿的眉眼中带着一丝忧伤。

“这点小伤没关系的。”唐悠然朝顾屿灿烂一笑道，“昨天给我缝针的医生已经说了，保证伤口好了之后，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。”

“嗯！”顾屿勉强笑了笑，点点头。

病房里，一下子又陷入了沉默。唐悠然看着他轮廓分明的侧脸，咬了咬嘴

唇，最终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你真的没有想要跟我说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顾屿目光迟疑地看着她，半晌后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声音中带着一抹苦涩，“你应该从医生那里知道了我的身体情况……这种先天性心脏病，我出生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爸妈，我可能活不过二十岁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唇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，“所以你看，昨天只是提前体验死亡而已。”

唐悠然听着他的话，只觉得心里堵得慌，她看着顾屿落寞的神情，道：“所以，你一直不愿意说喜欢我，对吗？”

顾屿惊讶地看着她。

“你觉得自己可能活不过二十岁，就算说喜欢我，也不可能永远陪在我身边，所以你就一直憋着不说，对吗？”唐悠然直视着他问道。

顾屿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来招惹我？”唐悠然看着他苍白的脸色，眼泪再次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，“你不是去南京看病了吗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回来后非要跟我做同学？跟我做同学就算了，你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我，你觉得很好玩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……”顾屿看见唐悠然掉眼泪，立刻手足无措起来，他想要向她解释自己是喜欢她的，喜欢到明明知道不该靠近她，却还是忍不住地想要接近她，喜欢到明明知道自己不该闯进她的生活，却还是无法控制自己，然而这些话到了嘴边，就像棉花糖掉入了水中，彻底消失了，半晌，他动了动嘴唇，低低地说了一声，“抱歉！”

“谁要听你说抱歉了！”唐悠然气得一下子站起来，一只手撑在病床上，一只手紧紧地拽住顾屿的领口，愤愤道，“你再说一句抱歉，信不信我揍你？”

顾屿眨眨眼睛，看着唐悠然近在咫尺的脸，乖乖地抿紧了嘴巴。

唐悠然就这样拽着顾屿的领口瞪了他半晌，然后凶巴巴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“不是你不让我说的吗？”顾屿一脸委屈地看着她。

“我不让你说抱歉，没不让你说别的啊！”唐悠然咬牙切齿地道。

“那……”顾屿的嘴唇动了动，看着唐悠然那张因为气愤而微微泛红的小脸，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才好了。

“那什么？”唐悠然朝他挑了挑眉，追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顾屿眼眸微垂，不去看唐悠然的眼睛，声音低低道，“你想听我说什么？”

唐悠然死死地瞪着他，半晌后松开拽着他领口的手，道：“我想听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顾屿迟疑了一下，便收到了唐悠然的一记眼刀，他无奈地扯了扯嘴角，尴尬地看着她道，“好，你想听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”

“哼，这还差不多。”唐悠然重新坐下，胳膊抱在胸前，看了顾屿一会儿，突然道，“你要对我负责。”

“啊？”顾屿一下没反应过来她这句话的意思。

“你亲走了我的初吻，就要对我负责。”唐悠然的脸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浮上了一抹浅浅的红晕，但她还是目光坚定地看着顾屿，“首先，你得当着我的面告诉我，你喜欢我，并且因为你喜欢我，才想尽了各种办法来亲我。”

顾屿眨眨眼睛看着她，安静地等她继续说下去。

“其次，你得承认，你这么喜欢亲我，是因为你想做我的男朋友，想让你成为我的人。”唐悠然说着，脸更红了，但语气依旧坚定。

顾屿忍不住朝她挑了挑眉毛。

“最后一点，因为你总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直接亲我，所以我必须要惩罚你！”唐悠然说完这句话，声音顿了顿，似乎思考了一下，继续道，“就罚你，未来的八十四年都陪着我，少一年都不行，听见没有？！”

“为什么是八十四年？”顾屿不解地看着她。

“因为你今年十六岁，假设你一百岁挂掉的话，那你还有八十四年可活，所以，未来的这八十四年，你都是属于我的。”唐悠然十分认真地说道。

“你……”顾屿听着她的解释，忍不住苦笑了一下，“你明明知道，我可能连二十……”

“不许说话！”唐悠然快速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，一字一顿道，“不许反驳，不许拒绝，不许有异议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顾屿那双幽深的眼眸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最终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“说话！”唐悠然皱了皱眉头道。

顾屿伸手将她捂在自己嘴巴上的手拿走，无奈道：“不是你刚刚不许我说话的吗？”

“我刚刚让你不要说话，现在没有让你不要说话啊！”唐悠然嘟了嘟嘴道，“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都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嗯！”顾屿无奈地点了点头。

“所以……”唐悠然极其认真地看着顾屿，一字一顿道，“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知道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顾屿的嘴唇动了动，没有说下去。

唐悠然低头从口袋里翻出来一个东西递给他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顾屿看着躺在唐悠然掌心的一个长方形的东西，疑惑地问道。

“给你的，护身符。”唐悠然将护身符塞进顾屿的手里，声音清脆道，“这是今天早上我跟南南一起去寺里上香的时候求来的。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人这一生，荣华富贵、权钱财势都不如健康平安来得重要，这是我特地求的健康平安符。”

顾屿看了一眼护身符，小小的纸片还带着她身上的温热，躺在他的手心，竟然莫名地让他觉得心安。

“谢谢。”顾屿握紧了护身符，朝唐悠然笑了笑。

“谢什么谢？”唐悠然朝他仰了仰下巴，道，“好了，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，该你说了。”

“嗯？”顾屿茫然地看着她道，“该我说什么？”

唐悠然听到他的话，忍不住眯了眯眼睛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危险的味道：“你说你该说什么？我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你都没有听进去吗？”

顾屿细细回想了一下唐悠然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声音低沉地问道：“你是要我当面对你说喜欢你吗？”

唐悠然的脸上还有一丝红晕，她看着顾屿清澈的眼眸，没有说话。

顾屿沉吟了片刻，然后迟疑地对唐悠然道：“可是……如果，我是说如果……我真的没能活过二十岁……”

“我不管！”唐悠然突然打断顾屿的话，“就算你没活过二十岁，你也只能喜欢我一个人。从现在开始，直到你生命终结，四年也好，四十年也罢，你的心里只能有我一个人。”

顾屿听着她说的这些话，心里满满的感动，他看着唐悠然认真的样子，忍不